

伊丽莎白 女王



ELIZABETH I

[英] 约·歌·尼尔著 刘泰星 江熙泰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7.35



伊 丽 莎 白 女 王



〔英〕约·欧·尼尔 著

刘 泰 星
江 熙 泰 译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七 年 · 成 都

责任编辑：杨方杰
封面设计：曹辉祿
技术设计：何 华

伊丽莎白女王

(美)约·欧·尼尔 著 刘泰星 江熙泰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4.0 插页4 字数300千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176-2/K·80 印数：1—3,100

定价：6.00元

内 容 提 要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内忧外患交加。国内新教和旧教之争方兴未艾，国外的强敌法国与西班牙虎视眈眈。她25岁执政，在位45年，把英国封建社会推向高度繁荣，在内政、外交、军事等领域把都铎王朝的成就拓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在以男人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她独立不倚，玉柱擎天，雄才大略，威加海内。以一女性执政，时间之长，成就之高，前不见古人，真令人叹为观止。

伊丽莎白本人确实是一位少见的政治家、军事家与外交家，还具备相当敏锐的经济头脑，驰骋西欧，名震遐迩。她在事业上无疑是成功的，然而她的一生却充满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善良、美丽、聪

慧，娴熟几种外语，好学多才，博闻强记，造物主赋予她特有的天资。她自小就生活在苦难中，心灵上烙下了深刻的创伤，生母被杀，父亲弃置，姊妹阋墙，后母肆虐，婚姻屡挫，心情沉郁。她是悲剧的中心人物。为了英格兰的富强，她献出了个人的一切。从她的一生可窥见16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历史。

几百年来，不少人对伊丽莎白一世毁誉参半，本书以详实、生动的材料再现伊丽莎白一生，揭示历史的断面之引人入胜更具独到之处，索隐、探微、返本、求真之特色使本书值得一读，可謂是英国宫廷的一部秘史。

目 录

1	降临人间	1
2	西摩插曲	19
3	一个妇女统治者的经历	32
4	王位	58
5	婚姻问题	76
6	外交政策中的最初尝试	93
7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	112
8	王位继承问题	127
9	婚姻问题的再次提起	147
10	达恩利被暗杀	168
11	北方反叛	191
12	莱多尔菲阴谋	210
13	“他们的君主和蔼可亲”	226
14	宗教激情与政治	244
15	婚姻问题上一次最后的努力	264

16	玛丽的悲剧	287
17	战争	316
18	恼人的问题	337
19	埃塞克斯	356
20	“本性是不能造就的！”	379
21	埃塞克斯：复仇女神	395
22	女王的晚景	425

1 降 临 人 间

1533年9月7日，这是一个星期天，下午3—4点钟，安妮·博林在格林威治欢乐的河滨之宫生下一个孩子。命运注定了这个孩子同这个国家的风波紧紧联系在一起。对那些事件，当时谁也无法预卜，然而这至少可以看出，孩子的出世是一个象征，预示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重大的一场变革。

6年多的时间以来，阿拉贡的凯瑟琳王后身边的一位宫女已煽起亨利的炽热情怀。她双眸黧黑，活泼热情，轻盈的体态具有法国风度。思虑良久的离婚念头终于在亨利心中形成了。这不是亨利与水性杨花妇人的风流韵事。亨利有足够的娱乐机会，没有什么复杂的婚姻问题。假如其他

众多的理由没有暗示离婚与再娶，谁又说得出安妮·博林的贞操能对亨利的进攻抵御多久？这种事对一名王室宫女并非不光彩——因为又肯定不是在她度过3年岁月的法国宫廷。这个事实就是亨利是一位国王，还是新朝第二代君主，他再没有比为保证他的王室的未来而养下一位太子更紧迫的事了。虽然在英国并不存在萨利克法^①，可以排除他唯一合法的孩子、女儿玛丽的继承权利，然而以前最著名的法学家已经争论过，妇女不能继承英国王位，而且自从威廉征服以来，四个半世纪里只有过一位执政的王后——玛蒂尔达。就是这位玛蒂尔达，按照萨利克法关于反对妇女执政的条款，她命中注定地遭到决定性的反对。伴随女王执政的种种危险是严重的、明显的。妇女必然要结婚——或者在本国，或者出嫁国外：如果同国内的男人结婚，国家将面临内战的危险，因为别人嫉妒她丈夫的权力；如果出嫁国外，国家就会改变地位，成为另一个国家的一个附属者。在这个问题上，法律为争论留下了余地。然而出自深谋远虑，一定举国断然反对妇女当政。

这种情况清楚地表明亨利要寻求一位王子。在有希望生王子的岁月里，亨利都忍耐着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相处，如果她为亨利生育了继承人，他可能和她一起生活，直至去世。凯瑟琳比丈夫大6岁，1527年，她已经42岁，变得矮胖，失去了魅力，岁月使她黯然神伤。她在生养上的命运一直是悲剧性的。她怀过5个孩子——3个是男孩——都流产了，或者说，其中一个是生下来活了几个星期。最后一个孩子是1518年11月生下的，是个死胎。当

① Salic Law 指5世纪时征服高卢的萨利克人的法典，萨利克法主要是一部刑法法典和程序法典，但它也包括一些民法的法令，其中有一章宣布女儿不得继承土地。这一规定在瓦罗王朝后期（16世纪）被错误地引来作为妇女不能继承王位这一现行法律推定的权威依据。——译者

时是这样—一个时代，人们习惯于把瘟疫、饥荒或异教徒秘密集会时脆弱地板的垮塌都认为是上帝降罪。亨利由他妻子的不幸联想到上帝的愤怒，心里既非出自虚伪，也非神经过敏，因为他娶了嫂嫂凯瑟琳。上帝在《圣经》中不是明白地说过吗？“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他哥哥的妻子，那是一种肮脏的行为……；他们就是注定要断子绝孙的。”这段神圣的话成为宫廷中强调的种种理由的有力佐证，预示这位国王将把阿拉贡的凯瑟琳赶走。

因此，著名的离婚案开始了。这是对罗马教廷的背叛，它带来了一系列无法估量的后果。亨利对安妮·博林如此着迷，真是罪孽！安妮在这场变革中的美好前景不过是做母亲生下王子继承王位而已。到1532年秋天，亨利同凯瑟琳的离婚诉讼已经搁置了6年。亨利愈来愈打算采取最后行动对抗罗马教廷，他同安妮·博林开始同居了。第二年元月，安妮怀孕了。而作为一宗离婚案，其政治上的目的现在似乎确保了，再推迟就失去了意义。元月25日，亨利秘密地匆忙地娶了安妮，而一度得到教皇认可的克兰默被选中去坎特伯雷大教堂任职。亨利完成了背叛罗马的大业。5月，克兰默宣布亨利同凯瑟琳的婚姻无效，予以解除；同时承认亨利同安妮的婚姻合法。英国教会摆脱了罗马的最高权威^①，而其近因就是安妮已经有孕在身。无论将会得到什么样的名声，孩子的出生多少保证了英国教会改革的成果。

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学家这样祈祷说：“我向耶稣祈祷，这是上帝的意愿，送给我们一位王子。”这么关心孩子的性别，真是少有。谁也不希望是一个女孩。医生和牧师都断言国王将有一位太子。孩子的名字——爱德华或者亨利——早就定下了。在皇家宝库中，已经准备下一套最豪华的卧具，为王子的出生增光添

^① 英国通过《至尊法案》使教会国家化。——译者

彩，王宫捐献的赎罪金都已运到格林威治，这可是一场斗争，一番欢庆。

可叹！希望和预言都成了泡影。这孩子竟是一位千金。这对亨利来说如果是痛苦的失望的话，那么对安妮来说简直就是要了她的命。她将失去国王的恩宠，甚至失去她自己存在的价值。在她登上权力高位时，她已树敌过多：这就是那些本来在宫廷中有影响而被她削弱黯然失色的人们，那些反对宗教上的激进倾向的人们，那些憎恨她暴发亲戚的飞扬跋扈的人们，以及那些厌恶她本人及其弟兄尖酸刻薄话语的人们。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政治上的权力造成了无从缓和的对立面。多么不幸的年月：帝王的宠惠是摇摆不定的。那些把自己的升迁建筑在别人罢黜基础之上的朝臣们，很少错过争取皇上恩宠的机会的。他们明白：“帝王的愤怒就意味着死亡”。就某种程度而言，安妮作为王后的地位保卫自己得以免于恶意诽谤。然而她比凯瑟琳安全却是取决于她可能是王子的母亲。据说在她临产前的一两周，她虽对亨利的调情行为表示厌倦，但也只好曲意逢迎。亨利说，她必须明白，只要一瞬间她就会跌落到不如宫女的地位。对于安妮来说，如同凯瑟琳一样，在这位帝王的心目中只是与生太子息息相关的。而现在她生下的却是一个女儿，这就使她处于被乌云吞没的边缘。

然而这段时间安妮还没有完全绝望。虽然现在她给亨利生下一位公主，但她期望上帝的宠爱，会使她生下一位王子。由于公主的诞生，城市里点燃了篝火，敲响了钟——只不过是国王失望中的喜庆而已，一位幸灾乐祸的大使说道。第二天，圣保罗大教堂唱起了庄严的圣歌。星期三，举行辉煌的庆典，给孩子受洗。伦敦市长和高级市政官员穿上鲜艳的官服，戴上金饰链，由市议员和市民簇拥着来到格林威治。在那里，贵族和贵妇人们走进了

游行队伍，正顺着挂有壁毯的墙根，踏着点缀绿茵的小径奔向圣方济修教堂。克兰默是教父，诺福克年老的公爵夫人和多塞特侯爵夫人担任教母。当洗礼完毕，国王的近侍加特庄严地宣告了这个孩子的封号：“至高的上帝给我们送来了让英国长期繁荣、权力至高无上的公主伊丽莎白！”

17年前，也有过这种宣告，同样向阿拉贡凯瑟琳的女儿玛丽表达了敬意。在她母亲受到侮辱的日子里，玛丽还很年少，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使她对新秩序格格不入。在帝国大使私下的促进和引导下，她固执地嘲笑她父亲的意愿和命令，引起了父亲的愤怒，而使她陷入危险的境地。玛丽一直把安妮·博林看做王妃，把她的孩子看作私生子。其结果是这两个妇女之间的关系充满敌意。伊丽莎白出世3个月时，按照先例，在哈特菲尔德的皇家园林里给这位襁褓中的公主单独建立了宅第。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是狠刹玛丽气焰的极好机会，提醒她不再是公主，仅仅是亨利私生的女儿而已。早在伊丽莎白出世后经过伦敦市区时，就为那些爱看稀奇的人们提供了嘲笑玛丽的材料。一部分侍卫被派遣到玛丽的住宅破门入户，把玛丽带去讨伊丽莎白的欢心，做这个新家庭的一员。玛丽坚决抗议，但徒劳无益。她所能做的只能是继续拒绝放弃公主头衔，也不承认安妮和她的孩子，她甚至唾弃这位王后的主动表示。这样一来，彼此成了不可调和的敌人，因而玛丽同父亲的关系也无从改善。此后无论什么时候，亨利去看望伊丽莎白，每次都下令玛丽呆在她的房内，不愿见到她。这种生活持续了从1534到1535年的1年时间。这位公主和她的家人时而住在哈特菲尔德，时而在埃尔塔姆，或者汉斯顿，要不就去其他皇家庄园，偶尔也在宫廷。

与此同时，安妮·博林脚下的沙山正在移动，上帝并没有赐

给她一位王子。1534年夏，她相信自己又有孕了，可是到了9月，亨利才知道这根本不是事实。亨利的感情一度被宫里一位很漂亮的仕女吸引过去。当安妮表示怨尤时，他再次粗暴地揭她的老底。宫里的人们把这些看作是自己大捞一把的机会。安妮仍然保留着那种驾驭亨利，让他成为爱情俘虏的某种东西；然而她大发脾气却是使人不愉快的。亨利的旧日激情已不复存在了，而且，这正是一种不祥的信号！他的良知渐次上升，开始想到摆脱她的可能性。然而凯瑟琳是一块绊脚石，因为在她活着时，亨利要想得到自由之身，只有同她重温旧好，烦恼如初。亨利迟疑了。而正当他想这样做的时候，安妮已经怀孕了，她可能会生下一位王子。

1536年初，安妮·博林的地位仰赖于两方面的支持：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健在和养下一位王子。命运从来就是残酷无情的。元月7日，凯瑟琳死去。举行葬礼的元月29日那天，安妮早产生下一个男婴。但是她找错了救星，她的悲剧明显逼近，灾难迅速降临。5月2日那天，她被送到伦敦塔幽禁起来。她被指控为与5个男子通奸，其中1人是她的哥哥。在随后进行的审判中，5个人都被认定为有罪，并被依法裁决。5月19日，安妮被处死。她是否有罪，那只有天知道，同时代的人持异议的颇多。这完全可能，她是不明智的。如果她走得更远，如果她真正犯了通奸罪——这种可能性是不能轻易排除的——那么这就很可能是一个绝望的妇女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道路，想为英国生下一个王子以拯救自己免于灭亡。无论这件事真实到什么程度，她要的一套把戏露馅了。

这果真是大错特错！甚至她希望怀上孩子以保全自己的幻想也断然破灭。在她接受审判到执行的四天中间，克兰默必须找出

理由撤销亨利同安妮的婚姻关系，这就将伊丽莎白推到私生子的地位。因为对一个从来没有做过妻子的妇女的通奸行为进行谴责并绳之以法，不合逻辑倒是问题不大，而亨利却要骑这双头马，既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妻子，又要处理她的通奸问题。克兰默找出的是什麼理由不得而知。可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安妮的二姐曾经是亨利的情妇，根据教会法典，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禁止通婚的关系。虽然进行过一次粗暴的审判，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桩憾事，而且这种做法不合政治家的风度。而今，伊丽莎白的地位降到与玛丽同等，只不过玛丽因为年龄比她大而遭冷遇。总之，她们两人都因性别原因而让位于出身卑微的弟弟，亨利的私生子里奇蒙公爵。这样，王位的继承问题就变得更加清楚了：就最坏的情况而言，人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位王子，虽然是一个不合法的后代；就最好的情况而言，他们相信上帝会赐给这位国王一个无可争辩的后嗣。亨利只有45岁，凯瑟琳与安妮又死去，往事已经烟消云散，他的生活可以重新开始，可以再要一个儿子。

母亲被处死时，伊丽莎白只有两岁零8个月，即使那种年龄的孩子能够感到悲痛，也因生活在自己的家中而被冲淡了。同玛丽形成鲜明的对比，她的感情生活并没有受到母亲的不幸的影响，既不感到惭愧，也不曾让愤懑像一条尺蠖一样咬噬她的自尊心。说不惭愧是因为她生长在其间的那个社会具有特殊的感情基调，同我们的社会大不一样。她父亲的身份就足够保护她了。这种身份可以美化刑事判决的邪恶，洗净强加在一位母亲身上的通奸罪的污点。有了这种身份，绞刑架也不算一回事。它成了一种政治工具，这个时代的大家族都在轮流奉献自己的生命，财产。一位曼求亚^①人在描述这个世纪中期的英格兰时，说许多家庭有

^① Mantuan: 意大利北部一城市。——译者

人被吊死，遭到抄家，还一直以此自豪。后来有一位外国人问一位船长，他的家族里有没有人被吊死，或遭抄家，得到的回答是“没有那种事”。另一位英国人悄悄对这位外国人耳语道：“用不着惊奇，因为他不是一位绅士。”所以，对伊丽莎白来说那就足够了，她是亨利8世的女儿。亨利正好是伊丽莎白能够而且可以引为骄傲和喜爱的父亲。至于她母亲丢脸的事一直存在一个大问号。而如果后来信仰天主教的作家记取安妮·博林的邪恶，还添油加醋的话，新教徒的作家却赞美她的贞操。

在她母亲死去的时候，伊丽莎白在布莱恩夫人的照料下住在汉斯顿。玛丽的孩提时代，布莱恩夫人就做过她的女侍，替她管过家。这可是一件伤脑筋的家务事。布莱恩夫人在写给摄政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的一封信中倾诉她的见解时就是这样想的。她这样写道：“对伊丽莎白从显贵的公主地位上被废，落到归我照料的地步，我该如何安排她，或者我该如何以伊丽莎白的权威向自己，和自己管理下的侍女和男仆发号施令，除了一些传闻以外，自己是心中无数的，这个孩子也是够悲惨的，她缺少衣服；她既没有长礼服，也没有衬裙，还没有任何款式的亚麻衬衫，也没有几件其他必需品，她的衣服简直无法换洗。而且伊丽莎白宅第的男管家谢尔登先生一直箝制着我，公然干预用费，还硬要过问我的公主伊丽莎白的饮食状况。”“唉！上帝！”这位被苦恼所折磨的夫人写道：“用这种办法去管理她那样年龄的孩子是不合适的。我答应您，勋爵，我不敢把公主的健康和让她受那种管教的重担放在我的肩上，因为她在那里会看见品种繁多的肉类、蔬菜和美酒，要我约束公主不看见这些东西是困难的。您知道，勋爵，这并不存在什么改过的问题，而且她也太年幼，以至于谈不到要进行根本改造的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她在我这儿，我却

不能把她教养成人，以不负国王的恩宠和公主的礼遇，不敢保证她的健康，也不敢保证自己尽忠职守。”“上帝知道”，她继续说：“公主长出恒牙时疼得厉害，牙齿长得又慢，公主非常难受。让公主受苦，实在非我所愿。我笃信上帝，公主的牙已经长出。虽然公主与国王的关系目前没有多大的转变，但我相信国王将从公主身上得到莫大的安慰。因为她出落得完全像一位天使，她人品的文静是我有生以来没有见到过的。耶稣保佑公主！”有人认为公主缺吃少穿那种苦难像是我布莱恩让她成为那样似的。公主是遭不幸。这种不幸什么时候都还可能降临到这个宅第。没有什么迹象说明安妮·博林的命运已经削弱亨利对女儿的感情。他是非常好的一位父亲，而伊丽莎白早熟的智慧也使他越发受到父亲格外的宠爱。据说，6岁时，她在他思想上的份量就像成人一样了。大臣赖奥斯利赞扬道：“如果她受到更好的教育，她会成为女性的光荣。”

伊丽莎白并不缺乏儿童所需要的爱。特别是在继母凯瑟琳·帕尔那儿，她受到了母亲般的爱抚。甚至她姐姐玛丽的态度也改变了，因为阿拉贡凯瑟琳死后，紧接着又处死了安妮·博林，为全面和解铺平了道路。玛丽发现自己要顺从父亲是痛苦的，没有什么折衷办法可以容忍，可是她做皇帝的表兄里奇蒙需要亨利政治上的支持，要求她弃却前嫌。她于1536年7月勉强就范。表面上，她完全屈服了，但她的真实思想却隐藏在内心深处。叫她的妹妹“公主”，对她来说这已不再是执行什么令人心烦的命令，而是必不可少的礼貌。这样，她就可以讨得伊丽莎白的欢心，她自己也有了公主的身份。因为明确了公主的身份，玛丽由此而得到一些随从，也有了一套普通公主的宅第。在这所宅第里，她现在是大公主了，她为此而感到自豪。从她写给父亲的信里可以发现

她真实感情的流露，她写道：“妹妹伊丽莎白正在成长为一个可爱的孩子，在未来年月里陛下有理由为之高兴。”

这两姊妹一直厮守在宫廷。1537年10月，她们都参加了王子爱德华的受洗仪式。上帝至善至德，给亨利送来爱德华王子！这给他带来安慰，自他的私生子里奇蒙公爵去世以来的更重要的安慰。玛丽和伊丽莎白参加王子的受洗仪式时，玛丽以皇家公主的身份担任教母，伊丽莎白穿戴宽大华丽的礼服或洗礼仪式的袍服，然而因为她年纪幼小，只得由两个贵族扶着。随着爱德华的逐渐长大，他和伊丽莎白之间产生了亲密的感情，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年纪相近，他们的家庭教师和监护人的思想属于同一学派。她为爱德华幼年时的新年礼物而忙于缝纫，当爱德华开始学习时，伊丽莎白使用拉丁文和法文同他通信。

在这些愉快的关系中还存在一个缺陷，伊丽莎白的私生子地位——同玛丽一样——仍然有待改变，但是这件事变得愈来愈少真实性。同爱德华一样，她们两个都是国王“最亲爱的孩子”，亨利还把她们带去宫廷，参加各种公众仪式，而且在1544年，国会还通过立法，明确了她们继承王位的权利。她们名义上地位的出现，只不过是过去的事情形式上的残迹罢了。她们拥有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对于亨利来说，如果抓住不放，穷搜古代法典，责成法官找出理由来否定她们的权利，不过是愚不可及而已，最好不要自寻烦恼。

在伊丽莎白开始接受正规教育的这些年月里，她有幸生活在文艺复兴狂热的鼎盛时期。就其许多方面来说，16世纪对于我们已经是非常遥远的时代了，但就妇女教育来说，它已接触到我们当代最完美的成就。就其思想而言，与其说没有介入急剧的变化，更确切地说，是在中世纪基督教传统上的一个发展。在圣保